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现代日本学术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反·哲学入门

[日] 高桥哲哉 著 何慈毅 郭敏 译

反·哲学入门

哲学家是干什么的
日本人是怎样一个民族
学校是怎样一个空间
不可饶恕的罪恶是否存在
有没有正义的战争
一个国家有没有可能不进行战争



NLIC 2970712405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现代日本学术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反·哲学入门

[日] 高桥哲哉 著 何慈毅 郭敏 译

反·哲学入門



NLIC 2970712405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哲学入门 / (日) 高桥哲哉著; 何慈毅, 郭敏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07993-1

I. ①反… II. ①高… ②何… ③郭… III. ①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1938 号

Han Tetsugaku Nyuumon

Copyright © 2004 by Tetsuya Takahashi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Hakutakusha,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published in 2010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285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反·哲学入门

著 者 [日] 高桥哲哉 著 何慈毅 郭敏 译

责任编辑 潘琳宁 编辑热线: 025-83592401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20 印张 8.5 字数 141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993-1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

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窠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目 录

1 / 第一讲 哲学家的工作是什么？

- 1 / 对人与社会持批判态度
- 2 / 问题意识优先
- 3 / 跨越研究的范畴
- 4 / 运用一切方法去面对问题
- 5 / 哲学即是知识分子的传统
- 8 / 我们周围的社会问题

9 / 第二讲 欧洲式的理性

- 9 / 日本人不解哲学？
- 10 / 怀疑理所当然的事物
- 11 / 作为他者的欧洲
- 12 / 欧洲理性的危机
- 13 / “欧洲精神”的暴力性
- 14 / 欧洲的二重性

16 / 第三讲 他者 I 不可共约的存在

- 16 / 除“我”之外的每个人都是“他者”
- 17 / 他我问题
- 18 / 自他关系的各种层次
- 19 / 不可共约的他者
- 20 / 自我同一性的暴力

21 / 内部的他者和外部的他者

22 / 难以回避的身份认同问题

24 / 第四讲 他者Ⅱ 他者的形象

24 / 没有清白的存在

25 / 人类有可能灭亡

26 / 临死前的他者容貌

27 / 伦理的成立

28 /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29 / 体验和想象力

32 / 第五讲 说出来就成了谎言?

32 / 没有一种语言能无限地表达多样性

35 / 语言暴力的可控程度

38 / 语言抹杀了事情的偶然性

40 / 知识分子的背叛

45 / 第六讲 所谓日本人究竟是指谁?

45 / 爱国心的三个阶段评价

46 / “凭什么不能打仗?”

47 / 没有自我觉悟的“日本人”

48 / “日本人”概念里无实体

49 / 现在,对国家漠不关心是很危险的

50 / “日本”首先是一个政治性单位

51 / 如何参与国家事务

53 / 第七讲 学校是怎样一个地方?

53 / 学校再次受到质疑

54 / 教育基本法的理念有否实现？

55 / 特殊的国家公共教育理念

56 / 打造一个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

57 / 国家填补了神的空缺

59 / 独立于国家的自由学校

61 / 第八讲 世俗化时代的宗教

61 / 日本人对宗教不严谨吗？

62 / “日本人的神是国家”

63 / 为国而死神圣不可侵犯

65 / 拯救和憧憬

66 / 能否经受历史的检验

69 / 第九讲 悼念死者

69 / 谁能废除靖国神社？

70 / 没了宗教性就没有问题了吗？

71 / 牺牲的理论

73 / 和平之基石

74 / 死者的皈依之所

75 / 丧事的历练

76 / 如何与死者交往

79 / 第十讲 倾听幽灵的声音

79 / 谈论幽灵的哲学家

81 / “幽灵”是对死者的记忆

84 / 幽灵为何可怕？

86 / 欲除不尽

89 / 倾听幽灵的声音，与幽灵对话

90 / 第十一讲 直面十恶不赦的邪恶

90 / 邪恶无所不在

92 / 有否难以宽恕的邪恶？

93 / 人类无法理解的邪恶

95 / 不乞求宽恕的恶

96 / 无法实施宽恕的恶

97 / 切断复仇锁链的审判

98 / 宽恕所不能宽恕的

100 / 第十二讲 存在正义的战争吗？

100 / 这是帝国的战争吗？

102 / 是否存在正义的战争？

104 / 正义战争论的战略

105 / 正义的侵略战争和非正义的自卫战争

106 / 正义战争论的死穴

107 / 进行非军事性抵抗的可能性

110 / 第十三讲 有可能存在不进行战争的国家吗？

110 / 康德和平论的先见性

111 / 全面废除常备军

112 / 对士兵而言的悖论

113 / 是否存在愿为之献身的祖国？

115 / 国家是幻想吗？

118 / 第十四讲 民主主义的未來形态

118 / 如何实现日本社会“民主化”

119 / 明治维新是不是市民革命？

- 120/ “市民”一词的由来
- 121/ 世界市民的概念
- 122/ 市民与非市民
- 123/ 市民团体
- 124/ 自由是否是沉重的课题?
- 126/ 日本是否是美国的奴隶?
- 128/ 真的希望实现“民主化”吗?
- 129/ 天皇制和哲学
- 131/ 现有的民主主义并不完美
- 132/ 即将到来的民主主义

134/ 第十五讲 现代这个时代

- 134/ 类似战时的言论管制
- 136/ 不存在改变现实的最佳方案
- 137/ 1999 年
- 139/ 日本国的“坏胎”
- 141/ 战后民主主义只是层镀金?
- 143/ 真的想改变现状吗?
- 146/ 识破骗局的能力

- 149/ 后 记

第一讲 哲学家的工作是什么？

对人与社会持批判态度

——高桥先生，您最初是为了什么才学习哲学的？

要说哲学家最初学习哲学的动机因人而异，很难一概而论吧。

比如有这样一些哲学家，醉心于一些其他的研究不涉及的而又是“根源性”的问题，诸如人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何谓真理？何谓存在？等等，并为此奉献出一生。埃德蒙德·胡塞尔^{〔1〕}、海德格尔^{〔2〕}等人就属于这一类型。维特根斯坦^{〔3〕}也属于这一类型吧。

——那高桥先生您和他们不一样吗？

〔1〕 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强调个人面对事件时产生的当下经验，创建了现象学。主要著作有《伦理学研究》、《笛卡尔的沉思》等。

〔2〕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主要著作有《存在与时间》。

〔3〕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

是的。我对哲学真正开始感兴趣应该是在读高中的时候。

从中学升入高中要进行应付考试的学习,然后为了上大学又要进行高考学习。我对这种应付考试的学习方式产生了怀疑,曾经一度放弃了“学习”而去阅读各种各样书。从这种读书的经验中开始对欧洲思想那种对人与社会持批判态度的传统产生了兴趣,于是决定要在大学里学习欧洲的哲学、历史或文学,反正是与思想有关的专业。那时在我的认识中哲学与“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在一起的。

问题意识优先

——高桥先生,您所追求的哲学家形象是怎样一种形象呢?

大多数哲学家对于各自从事的课题及研究方法深信不疑,都认为自己正在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哲学。

——认为其他的都是胡说八道……(笑)

是的。这或许也有其客观的原因。因为这学问没有特定的形式,所以你要是不认为其他的都是伪学说,不对自己的研究深信不疑,那就很难继续下去的。

不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既没有欲望也不想逞能去强调自己研究的才是“真的”哲学或必须要弄清“纯粹的”哲学。

其实作为一个研究哲学的人,自己心里想这样做或这样比较好,这种想法与哲学家的权威形象相异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高桥先生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对我而言,所谓哲学就是自己怎么想的就按照自己所想的彻底深入研究到底,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当然,我也认为从哲学观点思考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特定的方法。比如胡塞尔的现象学就非常讲究方法论的要求。还有当今在英美盛行的分析哲学中的一部分也是如此。

不过,我则感到这样一种形式太过拘束,不适合我。我反而是把问题放在首位。近年来我所感兴趣的课题有战争、大屠杀、战争责任、回顾、和平、历史等。如果为了思考这些问题,你纠缠于这样的方法好而那样的方法不行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可能进入到关键的“事态”本身中去了。

为了研究作为问题的事态,应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方法来解析自己的疑问,直到自己弄懂理解为止。这就是我的哲学。

跨越研究的范畴

为了研究某个问题应该如何做为好呢?比如说“是否存在正义的战争?”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最近美国的一位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1]发表了正义战争论。他就布什政权作为对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报复所进行的对阿富汗的进攻,和塞缪尔·亨廷顿及弗朗西斯·福山^[2]等一起发表了声明,说那是正义的战争。沃尔泽主张战争

[1] 迈克尔·沃尔泽(1935—),美国政治哲学家。他的有关正义战争论的《Just and Unjust Wars》还没有日文译本。已经翻译成日文的他的著作有《正义诸领域》(而立书房)、《作为解释的社会批判》(风行社)。

[2] 塞缪尔·亨廷顿为《文明的冲突》(集英社)作者。福山著有《历史的终结》(三笠书房)。

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而且这是可以合理地区分开来的。

日本曾经在声称是正义战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战败,由于有这样的经历,在日本,“再也不要战争了。没有正义的战争。战争都是邪恶”这样一种感觉上的和平主义占了优势。

我自己也曾想成为和平主义者。但是,当沃尔泽所提出的能够合理地判断什么是正义战争的论调出现的时候,仅仅凭借以前的那种感觉上的和平主义来进行对抗,总觉得底气不足。因此,就想要彻底地搞清楚“有没有可能存在正义的战争”这个问题。

那么,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存在正义的战争”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凭借既有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是否足够了呢?这个问题关系到战争的历史、国际法、何谓正义等等人类一直以来在探讨的所有领域的问题。

既然如此,那就不能因为哲学家说必须从哲学观点来研究,就把那些不适合学术性较强的哲学范畴的其他问题,如法律问题及历史性问题等,作为经验科学的问题全部排除在外。如果这样,那又将会是什么结果呢?那就会变得什么都探讨不成了。

运用一切方法去面对问题

另外,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研究战后责任的问题。在90年代,原“日军慰安妇”再次发出了呼声,此外,种种战争受害者的诉讼也公开了,于是又出现了对此的责任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讨论。

这种时候,如果说那是战争问题,是应该由历史学家们来回答的问题而放任不管行不行呢?那也不行。历史学有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历史学范畴以外的问题,历史学家也不好回答,反而会把这个问题又抛回给我们,反过来问哲学家是怎么想的。

当我们在思考所谓责任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从哲学观点来设问是很重要的。然而,光在大学的哲学研究圈进行探讨的话,

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日本对亚洲的受害者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

为了回答现实的问题，除了要考虑法律、历史和政治等问题以外，还涉及到教育问题、战争反思如何延续的问题吧。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与研究法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哲学以外各个领域中的人们，还有律师、市民运动家、作家以及记者等等人士建立起关系。

一般来说，很多哲学家在研究哲学的同仁圈子里一起阅读哲学的经典，而后说你的解释离经了，相互进行辩论。即便是习惯独立思考的人，很多人也会与搞哲学的同仁进行讨论。

就我个人而言，对于古典哲学的问题还是感兴趣的，也认为这样的研究很有必要，但是认为不应该把哲学的范围限定得很窄，将除此以外的研究以及人类社会的营生排除在哲学之外，要运用一切方法努力去应对问题。目前来说，这就是我的哲学。

哲学即是知识分子的传统

——在听您论述的时候想起了这样一些事情。哲学史上提到的哲学家其研究几乎都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到近代前半期为止，哲学家们所关心的问题范围更大。

是啊。我经常想起笛卡尔的研究。笛卡尔常常被认为是一位典型的哲学家，但他另一方面也是数学家和自然学家。“纯粹”的哲学，即认识论或存在论对于笛卡尔来说就是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虽然是笛卡尔研究活动的根基，但是从整体来看，可能只是占几分之一吧。

笛卡尔曾经说过，他用在形而上学上的时间，一年中只占极少，其

余的时间都在搞数学和自然学^{〔1〕}。这才是健全的态度吧。就算你一天到晚都在搞什么存在啦等等也不会有什么进展的。(笑)

还有斯宾诺莎^{〔2〕}，他除了著有论述存在论、认识论及伦理学的《伦理学》之外，还留下了有关神学、政治学及国家论的著作。

——我想起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当然不能按现代的标准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称为知识分子，不过……

在法国，某个时期一提到哲学家就是指18世纪启蒙主义全盛时期的知识分子。按教科书来讲，集启蒙思想大成的是康德，不过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卢梭等等人士也曾发挥人类的理性对被认为不合理的传统的习俗和宗教性旧习发起过进攻，试图达成思想上的近代化。他们成为了今天知识分子形象的先驱。我觉得这种哲学家的观念是非常宝贵的。

——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法国式概念吗？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与法国的哲学家有着传统渊源的哲学家萨特吧。还有福柯、布迪厄、德里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哲学家。但是，我想这些作为知识分子的哲学家，其活动方式也不是法国固有的。如

〔1〕 勒内·笛卡尔(1596—1650)在书信中这样写道：“其实，我在研究中一直恪守的主要规则，我认为为了获得某种知识最为有效的规则可以说就是如下所述：即具有想象力的思考一天之中只不过极少的时间，而具有理智的思考一年之中只用极少的时间，其余时间都用在了松弛感觉和精神休息上了。”(《笛卡尔与伊丽莎白来往书信》，山田弘明译，讲谈社学术文库，第30页)“具有想象力的思考”是指自然学，“具有理智的思考”就是指形而上学。

〔2〕 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著有《伦理学》、《神学·政治论》、《国家论》等(岩波文库)。

英国的罗素^{〔1〕}，德国的狄奥多·阿多诺^{〔2〕}等，列举起来的话就举不胜举了。不过欧洲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很多人在作为哲学专家进行研究活动的同时，还在进行着作为知识分子的活动。

即便是在大学制度中诞生了职业性的哲学教师以来，例如通常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实际上也在各种研究领域留下了业绩，还对政治及时事问题发表意见。

这样显而易见，我们不能把躲在书房里苦思冥想的哲学家形象看作是全体哲学家的代表。

——也就是说哲学家就是知识分子。对吗？

要是这么说的话就越发有意思了，不过我认为不能够因此而将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划上等号。

知识分子中既有以文学为基础的人，也有像乔姆斯基^{〔3〕}那样以语言学为基地的人。此外，还有着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不同专业的研究领域。

从19世纪开始，随着大学制度的规范化，研究也越来越讲求专业分化。现实情况虽然是几乎所有人都一头钻进象牙塔式的专业领域中，但是跳出专业领域知识训练的框框，着眼于超越了专业界限的公共的社会性问题，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公共的问题，这才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姿态吧。

〔1〕 伯特兰·罗素(1872—1970)是哲学家、伦理学家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反核反战运动。著有《罗素著作集》(蚯蚓书房)。

〔2〕 狄奥多·阿多诺(1903—1969)，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美学理论》(河出书房新社)、《否定的辩证法》(作品社)，他在《本性的隐语》(未来社)中对纳粹进行了批判。

〔3〕 乔姆斯基(1928—)，美国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著有《句法结构》(研究社)、《语言与精神》(河出书房新社)。自越南战争以来他一直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批判。